

胡希张 著

# 搞笑大王

GAO XIAO DA WANG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搞笑大王

——山歌大师余耀南轶事

胡希张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搞笑大王/胡希张 著

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4.6

ISBN 7—5059—3268—3

I. 搞… II. 胡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9791 号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  | 搞笑大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   | 胡希张 著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 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 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   |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        |
| 经 销   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 任 编 辑 | 李凤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封 面 设 计 | 罗 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  | 程江彩色印刷厂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  |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         |
| 字 数     | 11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  | 6.1875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  |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   |
| 印 数     | 0001 - 1000 册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   | ISBN 7—5059—3268—3/I · 2480 |
| 定 价     | 12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|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“荷兰鬼”(代前言) .....   | (1)  |
| 师徒斗“法” .....       | (5)  |
| 钱买不到的“化妆油” .....   | (6)  |
| “白水字”换来“白水字” ..... | (8)  |
| 活蹦乱跳的“苕叶板” .....   | (10) |
| 师傅的功夫 .....        | (13) |
| 治打鼾的绝招 .....       | (16) |
| 吃“蛔虫” .....        | (19) |
| 请师傅吃“烧屁卵” .....    | (21) |
| 毒豺虫的鸟 .....        | (24) |
| 台上台下趣闻 .....       | (27) |
| 笑出一口血 .....        | (28) |
| 想抽烟? 没火柴 .....     | (30) |
| 吃生豆腐的“大官” .....    | (32) |
| 臭屁不响 .....         | (35) |
| 卵泡被狗吃了 .....       | (38) |
| 呢大衣丢了 .....        | (40) |
| 抢吃“水果糖” .....      | (43) |

# 搞笑大王

搞笑大王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治扁桃腺炎的“偏方” .....    | (46)  |
| 如此师傅 .....          | (48)  |
| 是谁“请客” .....        | (50)  |
| 血光之“灾” .....        | (52)  |
| 面包事件 .....          | (54)  |
| 害人的“烘衣橱” .....      | (58)  |
| 该死,把徒弟弄丢了! .....    | (60)  |
| 戏妻 .....            | (67)  |
| 画妻 .....            | (68)  |
| 诓妻 .....            | (71)  |
| 教妻 .....            | (73)  |
| 试妻(其一) .....        | (76)  |
| 试妻(其二) .....        | (78)  |
| 原味鸡肠 .....          | (81)  |
| 猪肚汤里的“苍蝇” .....     | (86)  |
| 山歌灭火记 .....         | (89)  |
| 舞蛇畀蛇咬 .....         | (92)  |
| 三唱范志环 .....         | (97)  |
| 恶作剧 .....           | (100) |
| 三撩“刘三妹” .....       | (103) |
| 一撩“刘三妹” 无奈做哑子 ..... | (105) |
| 二撩“刘三妹” 抱歉送歌子 ..... | (110) |
| 三撩“刘三妹” 吃亏当儿子 ..... | (113) |

# 搞笑大王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歌师斗酒仙 .....           | (115) |
| 裤裆“事件” .....          | (116) |
| “佢怕唔得酒醉醉死哩!” .....    | (120) |
| “今晡夜佢变成‘醉不倒’了?” ..... | (125) |
| 神秘的“红包” .....         | (131) |
| 选美记 .....             | (134) |
| 一语惊梦 .....            | (138) |
| 二女争“夫” .....          | (144) |
| 三看阿菊 .....            | (153) |
| 侨联奇闻四则 .....          | (165) |
| 主席“造谣” .....          | (166) |
| 预支丧葬费 .....           | (168) |
| 预收花圈钱 .....           | (170) |
| 新“职业”老“本行” .....      | (172) |
| 下流山歌治下流 .....         | (174) |
| 心想事成得摩托 .....         | (180) |
| 山歌解内急 .....           | (186) |
| 后 记 .....             | (189) |

## “荷兰鬼”

(代前言)

山歌大师余耀南,从“内销”到“出口”,又由“出口转内销”,名声越来越大,响过县长、市长,远近传扬。不过,熟人熟面还是喜欢叫他“荷兰鬼”。

大埔县民间有一句很流行的俗语:“荷兰鬼个——瞞人都拿得”(荷兰人的东西——谁人都可以拿得)。

这话是从“荷兰鬼个铙药——尽命咚(放)”演化而来的。

客家话喜欢把人叫做“鬼”。它既可以是贬词,也可以是褒词,用不同的口气说出来,就变成了亲昵、调笑、咒骂等完全不同的意思了,真是把多义的汉字发挥到了极至。

“荷兰鬼”应该是泛指“洋人”。不过,荷兰人并未进犯大埔,不知为什么把它当成了带头“洋”?大概是大埔出南洋的人特别多,他们在南洋少不了与荷兰人打交道。特别是早期出去那时,好些还是荷兰殖民地,说不定他们还亲眼见过殖民者放枪打炮呢,那可真是“铙药尽命咚”啊。他们转到唐山,少不了会把这些在番片

的所见所闻述说一番，这就使这山角落里的人有特别多的机会听到这个洋名字，从而有了不同于一般的印象。

这句话初始的意思，也许是鼓满了我们民族饱受“洋气”，发泄着平民百姓的愤慨的吧？不过，后来用到自己身上，就只有戏谑、捉弄之类意思了。

这些，只是一种猜度，并无考据，算是一种“戏说”吧。

“荷兰鬼”为什么成了余大师的笑名？起于何时？缘于何事？大师本人莫明所以，亲朋好友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，只知道大体始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或 60 年代初。那正是“经济困难”年代。

在经济生活困难的那几年里，在大家都处在半饥半饱状态的时候，余耀南的房间里却有面干、猪油、白糖、炼奶、饼干、麦乳精等令人流口水的好东西，而且有父母从南洋源源不断地寄回来，永远也吃不完。余耀南的这些东西并不只是他“一人独吞”，除了自己经常主动“请客”之外，同事们当面讨、背后拿也是常有的事。

说到这里，就牵出了一个人物，他就是余耀南的师傅张照英。徒弟有这么多好吃的，做师傅的当然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啰，他想吃什么，一点也不讲客气，算是“分享”最多的人了。他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还不算，有时还拿一点给同事们分享。同事们每次问起来路，老照都只说是“荷兰鬼个”。老照今天说“荷兰鬼个”，明天说“荷兰鬼个”，同事们一听就知道是余耀南的东西了。久而久之，“荷兰鬼”竟成了余耀南的笑名。

余大师为马来西亚归侨，脾气有一点“番性”；身子牛高马大又乌乌赤赤，长有几分“番相”；大师为人平和又多古怪，作弄别人和被人作弄随时随地发生，无不一笑了之。凡此种种，再加上前面说的，由表及里地想想，“荷兰鬼”这名字，也够传神的嘞！

如此说来,“荷兰鬼”这笑名,应该说是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了。如若硬要找个始作俑者,那么,把“著作权”奉送老照,好像也是可以的。

这也是一宗“戏说”。史实嘛,留待历史学家去考古吧。

余大师年愈花甲。1938 年出生南洋,1939 年回归故里,世居大埔县青溪乡长丰村。大师自幼喜爱童谣、山歌、五句板、佛曲。20 岁从艺,先后在县“白玉歌剧团”、“三人曲艺队”、“文艺宣传队”担纲演出,上世纪 70 年代初转而从事群众文化辅导工作,后来走上领导岗位(县文化馆副馆长、县侨联主席),也未曾脱离过“本行”,一生与客家民间艺术结缘。他能自编、自导、自演山歌、曲艺等演唱节目,尤以即席山歌见长,表演亦庄亦谐,歌声响遍广东与港、澳、南洋,深受群众喜爱,实为梅州一大笑星。余大师为高产曲艺家,其作品在全国、省、市曲艺评奖中屡屡高中,有曲艺作品《会夫潭》刊行,合著《客家山歌知识大全》获省大奖“鲁迅文艺奖”。梅州'90 山歌擂台赛,他一路过关斩将,名列第二,获得“梅州市山歌大师”称号的殊荣。

余大师属乐天派:幽默诙谐,笑口常开,鬼话连篇,古灵精怪。那大脸盘上镶了一对小眼珠,天生一副喜剧演员扮相,略略挤眉弄眼,便有上好的喜剧效果。他喜欢取笑他人,也常常成为被取笑的角色,走到哪里,就把笑声带到哪里。他喜欢搞点“小动作”,也常常被人捉弄,吃了亏又必加倍“报复”。有人称他是“梅州阿凡提”,敝人不敢附和;如若说余大师是“当代李文固”,那倒也有几分神似。这李文固,清朝末年梅县的一个穷秀才,为人善谑,是梅州各地故事最多、流传最广的传奇人物。

余大师算是一方文艺明星了。明星,乃公众人物,向来都是公

# 搞笑大王

搞笑大王

共热门话题，“新闻”、“故事”层出不穷。加上大师那非同平常人的秉性，于是，便有许许多多关于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开来。故事里说的人物，全是真名实姓；故事里说的情节，却未必都是真的。其中，或事出有因，言之凿凿；或空穴来风，捕风捉影；或张冠李戴，移花接木；或添枝加叶，改头换面。如此等等，应有尽有。总之，“上街打老鼠，下街打老虎”，本是情理中事；道听途说，人云亦云，更像吃了东西就要屙屎撒尿那般正常。说者津津乐道，听者哈哈一笑，无人刨根，无人打假，大师也从不作严正申明以正视听。笔者多方访问，有闻必录，共得 50 篇，求证于大师，大师以笑置之。既然这样，有不恭之处，想大师头大面大，肚大量大，必能见谅；想有关“当事”人等，也不会以“真实”苛求“民间故事”，不会以“虚构”而“兴师问罪”。

生“孩子”难，给“孩子”取一个众人都满意的名字更难。我这一回就犯难了。

这集子最好取名《聊斋志趣》。只是，这样去沾古典名著的光，实在对不住蒲松龄老先生；由此沦为鱼目混珠欺世盗名者流，更非所愿。

这集子也可取名《余记笑馆》。只是，它像是模仿《茶馆》，只好避嫌了。

这集子本当取名《戏说余耀南》。只是，笔者不想为当今的“戏说热”添把草，更何况所有的故事早已流传民间，笔者只有收录之劳，哪敢冒“戏说”之功！

想来想去，就取了个实打实的名字——《搞笑大王》。

## 师徒斗“法”



山歌大师余耀南的启蒙老师是张照英。

张照英是乡村小学教师，曾从师民间说唱艺人，写山歌、唱山歌都很在行，打得一手好竹板，也能即席斗歌，多才多艺，为人诙谐、随和。

余耀南与张照英很有缘分。他走出校门，参加大炼钢铁宣传队就遇上了张照英。从此以后，从白玉剧团、三人曲艺

队到轻骑队（县农村文艺宣传队一队），两人都在一起。

他两人之间，既有一份师生情，更多的是浓浓的同志友谊。张照英虽然年长余耀南 10 多岁，但两人性格相近，是大埔县文艺队伍中的一对“活宝”。两人之间，也是师傅不像师傅，徒弟不成徒弟，弄出了许多为师不尊、为徒不恭的事来。

## 钱买不到的“化妆油”

白玉剧团来到大麻公社演出。这里离张照英的家乡不太远，他的老婆孩子也都出来看戏了。

开演时间快到了，演员们正在紧张地化妆。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来到化妆的地方，他是张照英的长子杰群。他知道这是他阿爸工作的单位，胆子就特别大，看看这样，摸摸那样，碍手碍脚，不听劝又不怕吓，大家拿他没办法。

“杰古，你寻得你阿爸到么？有咁多人，猜你一定寻唔到。”余耀南搬出了



激将法。

“寻得到，就寻得到。”

“介(那)好呀，去寻你阿爸拿‘满街油(游)’来，叔叔化妆爱(要)用。快去呀！哇，杰古真厉害，一定拿得来。”

小杰群走后，发出一片笑声。大家笑的不是杰古终于被支走了，而是那句“满街游”。在大埔，人人都知道“满街游”这句调皮话。你出门时问某人要代买点什么东西么，对方可能会回答说：“同偈买只‘满街游’来。”你在街上问某人买到什么啦？回答可能就是：“买哩一只‘满街游’。”余耀南把“游”与化妆的“油”挂起勾来，也算是创造性运用了。

张照英正在观众席上忙字幕幻灯的准备工作，忽然听到大儿子的喊声。

“阿爸，阿爸，拿‘满街油’来。”杰古大声喊着。

“拿脉介(什么)东西？”

“满街油呀，叔叔化妆爱用个(要用的)，满街油你都唔知得？快拿呀！”

观众席上一片哈哈大笑声，张照英好不尴尬。

“去，话叔叔自家去街上买，话佢(他)爱打转发票来报销。去，快去！”

观众席上又掀起一片笑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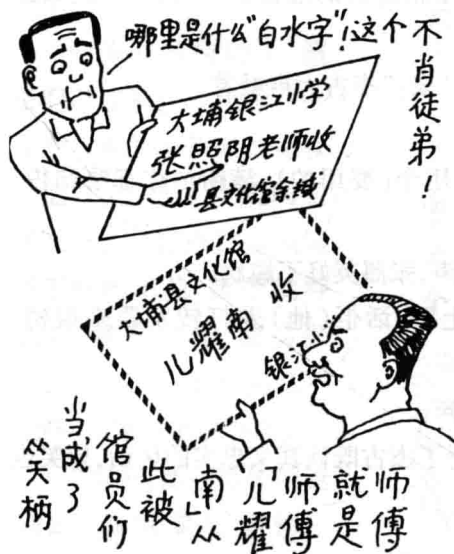
前台已经开演了，大家听了杰古既认真又忠实的传话，想笑也不敢笑了。

## “白水字”换来“白水字”

大埔县白玉剧团解散后，余耀南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，张照英

“杀回”老家银江，仍在小学教书。山隔水阻，隔不断他俩师徒加同事的深厚情谊。那时，电话只通到公社，两人便保持着经常的书信联系，除了互通信息、倾吐离情之外，也时常不忘幽默一番。

一天，张照英正在批改作业，教语文的谢老师递过一封信，说：“张老师，叻（这）系你个信吧？脉人（谁）写



昇(给)你个,连名字都写白水字。”

张照英接过一看,只见信皮上面写着:“银江小学张照阴老师收”,即刻脸都气歪了。原来,这个与“英”字同音的“阴”字,有男人“阴物”的意思。擅长山歌、五句板的张照英一看就明白了,这分明是余耀南运用山歌的谐音技巧戏弄他,哪里是什么“白水字”!这个不肖的徒弟,太不恭敬了!

不久,余耀南就收到了照英老师的回信,信皮上写着:“大埔文化馆儿耀南收”。这“儿”字大埔话与“余”同音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,还了他一个“白水字”,还占了便宜,师傅就是师傅。

最最不幸的是,这封奇信也被馆里的人先睹为快了。从此,这“儿耀南”称呼,便被馆员们当成了笑柄。

## 活蹦乱跳的“芭叶叛”

这天晚饭后，余耀南将师傅张照英拉到无人处，十分神秘地从裤袋里掏出拳头那么大的一件东西，很快塞进他手里，小声说：“你屋家搭来个。”

老照一看,这东西用报纸包着,上面还贴有一小块红纸,捏一捏,有一点软,心里一喜:芭叶板!

“芭叶粿”是大埔的一种很好吃的糕点小吃,糯米粉与芭麻叶和在一起,用蕉叶包了蒸熟而成。

在这“瓜菜代”的年月，老照对“苤叶粑”已是久违了。他正在流清口水的时候，从天上掉下来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实在是比山珍海味还要珍贵。他恨不得马上连叶子一起咬它几



口,却还是忍住了。他想,就这么自己一个人吃起来,也显得太自私、太小气了;与同事分享吧,又实在舍不得,再说,就这么一个,怎么分呀?还不够大家塞牙缝呢。他狠狠咽了一口清口水后,就把它藏在最妥当的地方了。

老照睡的是间大房间,房里睡了好几个人,也没有床板,大家就在楼板上摊铺,各人吊一顶小蚊帐,挤得密密麻麻。夜深了,大家关灯睡觉了。过了好一会之后,老照的蚊帐内传出了噤噤嗦嗦的声音。他坐在床上,摸出那个“芭叶板”,准备偷偷地慢慢享用。他轻轻地打开报纸,又揭开一层层的叶子,突然,那“板子”从手里滚落床上。他以为是手发抖抖掉的,赶忙伸手去捡,谁知“板子”又连蹦了两下,他被吓个半死,若不是在像做贼一般地“偷吃”,肯定会大叫起来。他从枕边摸来手电筒,摁下按钮一照,竟是一只大癞蛤蟆,令他又好气又好笑,口里有气无声地直骂“耀南古,荷兰鬼,死高毛。”

老照捉住癞蛤蟆,决定将它塞进余耀南的被窝里,叫他也来个“游园惊梦”。

在老照对面的铺上,就睡着余耀南,他的蚊帐里已传出轻微的鼾声。其实,他的耳朵至少伸长了半寸,把老照的一举一动都听个清清楚楚。他捉弄得逞,一直很兴奋。此刻,他想笑又不敢笑,猜想着,老照会如何发作,并准备着他猛扑过来报复。

老照的两只脚刚伸出蚊帐,就觉得余耀南的鼾声有诈。他太了解他这个宝贝徒弟了,便又改变了主意。

余耀南等呀等呀,怎么师傅没有什么动静了?怪事!余耀南心里想。等着等着,也不知等了多久,才迷迷糊糊睡过去了。